

# 范紹增與藍文彬

劉航琛口述·章君毅執筆

## 兩個故事一項對比

民國十幾、二十年間，不會統一以前的四川，部隊多，派系也多。而各人的防區犬牙交錯，大家都是中國同胞，四川同鄉，更多的是同事同學，因此之故，各軍的界限並不像一般那樣黃河楚界，壁壘分明。拉別個的部隊，拖人家的軍官，幾乎成了家常便飯，升官發財，都是拉攏爭取的手段。若干將領，也有樂得把握機會，一變再變，因而水漲船高，扶搖直上的，反正都是自己兄弟，誰也不奉誰的正朔，即使出了問題，也不至於如何嚴重。於是宜乎「托生理於四方，固朝秦而暮楚」。

由於官兵善叛多變，相對的便發生了主帥掌握部隊的許多困擾，在川軍中當一名擁有防區，自行籌餉的將領，沒有一個不為此問題坐臥不寧，日夜不安。劉甫澄（湘）先生是川軍速成系的首領，民元嶺露頭角，民八出任師長，民國十二年被全川將領推舉為四川善後督辦，他威望高，地盤大，部隊最多，同時他自律苛治軍嚴，頗得

川中民望，四川有事，各軍將領皆以甫澄先生馬首是瞻，便在這樣的情形之下，甫澄先生對於他部下的高級將領，有時候還是放不了心的。因此好事之徒也認定這一條縫隙是可乘之機，或者別有用心，或者推波逐瀾，某也不穩，某也懷貳，形成謠論紛紜，莫衷一是的現象，遂而也發生過些不愉快的事情。

我自民國十六年參與劉甫澄（湘）先生的戎幕，迄民國二十六年劉甫公病逝漢口，時在四川省主席任內，歷時十載，關於上述的那許多事情，所見所聞，誠然不勝屈指。今且擇一外間傳聞已久，却又近事實，而且其經過相當曲折，尤為一個鮮明的對比，——共是兩件故事，寫它出來，以補中外篇幅。

### 豪賭大輸伸手要錢

民國十七年，四川爆發了「下川東之戰」，整軍經武，勵精圖治，兵力已經大過了劉甫公的楊子惠（森）將軍，聯合了另一位川軍將領羅澤洲，由萬縣向在重慶的劉甫公發動仰攻，楊子惠

將軍的戰略是由他自己批亢擣虛，溯長江西上，而以羅澤洲的部隊拊重慶之背，使劉甫公陷於腹背受敵，兩面作戰的窘境，打起來比較吃力。而劉甫公的拒敵之計，則是用王方舟（陵基）的第三師十二個團，先去摧破羅澤洲部，然後再以王續緒的第二師加第三師，一共二十四個團去抵禦楊子惠，因此才沒有讓楊子惠衝上張冠鐵山，最後更由於楊部經過整補，配備良好的郭汝棟、范紹增兩個師叛歸劉甫公，楊子惠方始功虧一簣，退回川北。

范海亭（紹增諱名哈兒）歸順劉甫公，比關雲長被困土山約以三事，少了兩樁。范哈兒當時只有一個條件：「將來我決不打楊森。」劉甫公對他的這一條倒還相當欣賞。

剛過來的時候，范紹增坦坦白白的告訴我：他手裏有八十萬塊錢，都是在楊子惠的部隊裏搞來的。

隔不多久，他就愁眉苦臉的來找我，說他一連多日，儘情豪賭，與賭對象都是重慶市上聲譽卓著的富商巨賈，當時他輸光自己的八十萬，還

欠下八萬塊的賭債。他說在那些紳商跟前不能坍臺，他問我要八萬塊錢。因為我是四川善後督辦公署的財政處長。

我聽得笑了起來，耐心的告訴他說：我這個財政處管的都是公款，收支有預算，銀錢有賬目，莫說如你我，就是甫公他自己，也沒法支得動一毛一塊。

他兩手一攤，雙眉緊皺的問：

「那你叫我怎麼辦？」

「要麼，你去跟甫公拿。」

「這個——我不敢。」眼珠一轉，他計上心來：「劉處長，你幫我來說說看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麼。」

於是我去見甫澄先生，把范哈兒賭光了八十萬，又欠了八萬塊的事情，委婉的說給他聽。

甫澄先生佛然不悅，他沉下臉來說：

「那個喊他去賭？而且還賭得這麼大！」

「當然是他自己去的啦。」

「久賭無勝家，神仙都要輸！」甫澄先生這兩句四川言子，脫口而出。

「甫公，那范哈兒是久闊江湖之人。江湖上的朋友，最講信義，他們把欠債不還這一條，看得很嚴重。」

「這個我曉得，」甫澄先生點點頭說：「那潘仲三（文華）就是因為在家鄉欠了兩吊錢的賭債，還不起，這才出來投軍，做了一番事業，現時還在當他的重慶市長麼。」

「那麼，范哈兒的這八萬元賭債呢？」

甫澄先生反轉來問我：

「你說我該怎麼辦？」

「你把他喊來，罵他一頓，像這樣賭法，實在不合軍官的體統。」然後，我笑了笑說：「這八萬塊錢你還是給了他罷。」

甫澄先生微微頷首，表示同意，話講到了，於是我離座起立，行前我再補充一句：

「甫公喊范哈兒來，最好莫說這是我出的主意。」

第二天范哈兒來看看我，欣欣然的說：

「問題解決了，甫公給了我八萬塊，叫我趕緊去把賭債還掉。」

「恭喜恭喜！」

「但是，」他隨而眉頭一皺：「甫公罵了我一頓，罵我不該賭得這麼凶！」

「那就更該恭喜了，」我哄着他說：「古人說的：『愛深責切』，甫公要是不愛護你，他何必費些精神來罵你一頓呢？」

范哈兒登時便眉飛色舞的說：

「對！甫公對於部屬，確實愛護。」

到了民國二十年，范紹增已經升任二十軍第八師師長，就在這時，劉文輝斥巨資賄買劉甫公的部下，得錢的有兩個，范紹增得二十萬，藍文彬得多少，沒有人知道。

范紹增拿到了這一筆巨款，粗中有細，福至心靈，他立刻晉見劉督辦，直截了當的報告：

「甫公，劉么爸送了我二十萬塊錢，我該怎麼辦？」

「劉么爸」，指的是劉文輝，因為劉文輝是劉甫公的堂叔。

甫澄先生亦驚亦喜，當時他談諧的說：

「他能給你二十萬，我可沒有這麼多錢給你

啊。」

「我不要甫公的錢，」范紹增直率的說：「我只是向甫公請示，這件事情，我該怎樣處理？」

「很簡單的麼，」甫澄先生笑笑說：「他給你錢，你拿去花了就是。」

范紹增會意，收下了這筆錢，劉文輝跟他約期舉事，他慮與委蛇，却做了反間工作，經常為我方提供極有價值的情報。其中之一，便是藍文彬也受了劉文輝的賄賂。

藍文彬當時是二十軍第一師第三旅的旅長，第一師師長是唐子晉（式遵），藍文彬的這一旅編制很特別，人家一旅三個團，他偏有七團之衆，而且每一個團都是十足編制兵員一千八百名，總計他的兵力有一萬二千八，編制小一些的師，都還趕不上他。

他這七個團都由我財政處發餉，除了基本編制三個團以外，由他逐漸擴充的四個團，其武器彈藥，則由藍文彬自備。他擴充兵力的方式是到上海去買軍械，軍械買來，便一團又一團的增加。

錢從那裏來呢？那是甫澄先生給了他一個美差：掌管公債，從民國十五年十九年，他當了四年的督辦公署公債局長。

在公債局長的任上，他拼命的搞錢，錢搞到手，他就販運鴉片，運到上海去發賣。藍文彬在上海走的是黃金榮路線，他的鴉片由黃金榮收購。得了錢再搜買軍械，一批批的運回四川來。

甫澄先生對於藍文彬的私自擴充武力，久已有所不滿，如今他更接受劉文輝的賄賂，由人收

買，形同叛逆，於是甫澄先生決定採取行動，他這一個行動却一直拖到民國二十一年，二劉之戰將爆發時，方始下手。

那天，藍文彬接到通知，督辦在辦公室召見，這是很平常的事情，藍文彬不疑有他，坦然的去了。他在會客室坐候，等了許久，不見甫澄先生出來。驟然，督辦公署的手槍大隊大隊長正步走到他跟前，敬了個禮，說是：

「請藍師長到外面。」

藍文彬一聽，頓時臉色大變，他額汗涔涔而下，聲音顫抖的說：

「要槍斃了，連遺囑都不准寫呀！」

手槍大隊長笑笑，安慰他說：

「笑話，那來這麼嚴重的事情。何止於槍斃呢，藍師長你跟我走就是了。」

自此藍文彬被扣押於督辦公署。

### 如此川中一奇女子

時值我自南京返渝，向甫澄先生報告公事已畢，因為藍文彬和我相當要好，便問甫澄先生：

「藍文彬給關起了嗎？」

甫澄先生嘆口氣說：

「我早曉得他要出事的，這個人飛揚跋扈，如今果然就出了事情。」

聽時我心中覺得好笑：甫澄先生當然曉得他要出事，甚至可以說藍文彬的出事，等於是甫澄先生一手造成。——因為藍文彬擅自擴充部隊，甫澄先生不是一直都在冷眼旁觀，不置一詞嗎？因為他採取這種態度，藍文彬才有今日的結局，我曉得甫澄先生對藍文彬的事是早有成竹在胸

的。

當時我想：藍文彬之於甫澄先生，甫澄先生當然認為他不對，但是我跟他既然是朋友，我就不能因為他不對而置之不理，因此我請示甫澄先生：

「讓我去看看他，好嗎？」

「好吧。」甫澄先生立刻應允。他喊來一名衛兵，又從自己口袋裏掏出一塊銅牌，吩咐那衛兵說：「劉處長要去看看藍師長，你領他去。」

必須有這塊銅牌，才可以進關藍文彬的那道門。看到藍文彬，我唯有安慰他幾句，其他的話，不便講也用不着講。藍文彬原來是帶了一師部隊，投効劉甫澄的，後來他的一師縮編為旅，而自劉甫澄以次仍然喊他藍師長。藍文彬用大肆搜刮得來的金錢擴充隊伍，他曾不止一次的向我提過：

「我把所有的錢都拿去買軍火，祇不過想在劉甫公的麾下，成爲一個單位。」

「什麼單位呢？」

「我想要有一師人。」

我也曾勸過他：誰的部隊應該擴充，主帥自有權衡，你這樣自作主張，我看很不妥當。但是

藍文彬有他的想法，以爲甫澄先生的不聞不問，就是默認。民國廿年冬甫公派三萬多兵出川剿共，藍文彬的七團人被編成一個暫編旅，甫公便另派一位劉旅長率領東下，旋不久藍文彬即以軟荊聞，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；信然信然。

妙的是，他埋頭擴軍，却並不向劉甫澄先生報備，餉他要領的，軍械屬於他私人。甫澄先生當然不會毫無所悉，但是聲色不動，甚且可以說

是佯作不知。

藍文彬被劉督辦關起來了，他家裏的人當然着急緊張，極其驚慌，當她們聽到我已回到重慶，立到便來會面，請我設法營救。因為她們知道我在甫公跟前說得起話，同時，關於軍事方面，我的地位也比較超然。

來請我的人裏，就有他的一對如夫人在內。

這一對如夫人是兩姐妹，姐姐叫歐陽志欽，妹妹叫歐陽什麼忘記了，兩姐妹一個排五，一個排六，也是瀘州人，而且和我家是同街而住的街坊鄰居，我們劉家在瀘州白塔街，開設受人堂藥號和酒廠，歐陽一家則在白塔街賣各色絲線棉線。因此，歐陽志欽兩姐妹的父親，街坊上都喊他「歐賣線」。

提起這兩姐妹，不禁聯想起一段軼聞佳話，華生先生寫過一篇文章「川中一奇女子」，登在徽信新聞報，時間是民國四十八年四月二日，羅尚先生又據而在四川鄉訊爲寫「瀘州曲」長歌。周開慶先生去（五十六）年五月出版的「健康隨筆」把這篇文章收了進去，使我曉得了「華生」就是周開慶先生的筆名。

「川中一奇女子」，記的是藍文彬和他兩位如夫人的故事，可能是時間隔得太久，而且耳口相傳，容易以訛傳訛。我是瀘州人，歐陽兩姐妹同鄉同街，我當督辦公署的財政處長，藍文彬那個「公債局長」的職務，照說是在我的轄下，因此我和藍文彬一家很親近，他那一對姐妹花的如夫人，早先我們時常見面，還會合作辦過事業，因此我想趁此機會，把這個故事的真情實況也說出來。

歐陽兩姐妹的父親，歐賣線在民國二年，被永寧道尹會錫光，以革命黨員的罪名，抓去殺了頭，但是事實上他不會參加革命黨，他是遭了冤枉。民二癸丑之役，二次革命失敗，全國各地，以熊克武和楊庶堪在重慶舉事最晚，取得最快，熊楊逃離四川，袁世凱確曾下過命令，搜捕革命黨人，抓到了便就地正法。歐賣線在做小本生意，他是平民老百姓，他之被抓被殺，除了被當時的永寧道尹會錫光（青年黨創辦人會琦的哥哥）貪功邀賞，湊數開刀以外，我想不出還有什麼別的理由。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」，「亂世人命不值錢」，即此之謂。早先有些官兵剿匪，把老百姓的首級拿來混充的，跟會道尹的濫殺無辜，堪稱異曲同工。

父親遇害，歐陽志欽兩姐妹年紀還小，長大了她們上學堂讀書，我倒不會聽說有什麼「姐妹花」的艷稱。藍文彬駐防瀘州，一口氣討這兩姐妹，以他滿城百姓「生殺奪予盡在於我」的權勢，說不定歐賣線家裏還以為是一份榮幸。最低限度，歐陽志欽姐妹不太可能，而且也沒有法子提「代報父仇，以身相許」的條件。

### 繫獄六年有驚無險

殺會錫光，只可以說是偶發事件，事隔十九年了，會錫光到了重慶，歐陽兩姐妹得到消息，一聽殺父的仇人來到。那種時候，一位師長的姨太太，大可以奔髦法令，教唆殺人。這兩姐妹無須通過藍文彬，家裏多的是武裝衛士，花點小錢，派幾個兵，半夜三更去敲會家的門，不幸的是會錫光自己應聲而出，對方問明白來人正是目標

，拔出手槍就放，當場打死了會錫光，然後揚長而去。會錫光臥身血泊，重慶市上出了一宗無頭命案。這一樁血案所以揚揚沸沸的傳開，還是歐陽兩姐妹飛揚浮躁，得寸進尺，她們眼見藍文彬又當旅長又管公債，正是炙手可熱，勢莫與京。於是要求劉督辦，說她們父親是為革命犧牲的先烈，請劉督辦加以表揚，並且准在瀘州公園設紀念碑。

當時劉督辦還不會打算要跟藍文彬鬧翻，區區小事，惠而不費，答應了就是。不過歐賣線的紀念碑，始終沒有建立起來，原因是瀘州同鄉不答應，若干士紳倒還懂得「唯器與名，不可以假

人」的道理，硬決反對遭冤枉的歐賣線，躋身於革命先烈之列。

這場風波沒有再鬧下去，因為歐陽兩姐妹放心了，藍文彬莫名其妙的出了岔，劉甫公喊他到督辦辦公室去，不會接見，當場加以扣押。

我答應藍文彬家裏各人的要求，我說當我見到劉督辦的時候，我會相機設法，至少我要保全藍文彬的性命。這個諾言我是實踐了的，藍文彬從民國廿一年，關到廿七年劉甫公病逝瀘口，他一直有驚無險，安心坐牢。廿七年二月，劉甫公靈柩回川，藍文彬故主情深，特在開釋以後，專程趕赴宜昌，往迎劉甫公靈柩。

## 中外雜誌社國外讀者服務部簡則

本社為答謝讀者愛護，已於五十七年四月十日成立「國外讀者服務部」擴大免費為讀者服務，辦法如後：(一)服務事項：1. 代購國內出版書籍代預約即將出版之書刊。2. 代訂雜誌代補購合訂本。3. 代印文件。4. 代理刊登國內各大報刊廣告。5. 代徵購舊書。6. 代求名人手畫。7. 中外雜誌免費代刊啓事尋找親友。8. 其他有關文化出版事項。(二)代購書刊一律按臺幣實際售價計算，折扣歸讀者享有。郵費及其他支出均按實際計算結帳。(三)歡迎海外讀者來函委託指定代辦事項，並寄足夠支付款項（請開美金或港幣支票），本社收到款項後，立即照辦並於受託事項辦理完畢後，立即結算帳目，餘款負責退回。(四)來函及匯款請寄臺北市龍江街一〇八號中外雜誌社收，英文通訊處為：

THE KALEIDOSCOPE MONTHLY  
No. 108 Lung-Kiang Street  
Taipei, Taiwan, Republic of China